



浙江文献集成

黄震全集

〔宋〕黄震 著



第九册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浙江文獻集成

黃震全集

第九冊

〔宋〕

黃震 著
張偉 何忠禮 主編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古今紀要卷八

隋

文帝

姓普六茹，本楊震後，周太祖賜姓。諱堅，周宣帝后父。嘗從武帝破齊。靜帝幼，入總朝政，矯宣帝之苛酷。鄭譯、劉昉矯詔引入。周氏諸王在藩，悉召至長安。尉遲迥起兵，韋孝寬討平之。又廣陵杜喬生起，元義討之。司馬消難起，王誼討之。荆郢兵起，賀若誼平之。王謙以巴蜀起，梁叡平之。五王畢，王賢等謀變被誅，竟代周。以長安城小，徙龍首山。廢後梁，七年。滅陳，用賀若弼、韓禽、晉王廣、楊素等滅之。突厥請盟。初來寇，命衛王爽擊平之。竇榮走，又使史萬歲斬阿波可汗，遂請盟。右統一天下事。用蘇威、高穎同參朝政，天下稱平。歲減賦役。裴政修律令，後世遵用。去梟輶及鞭法，定死、流、徒、杖、笞。褒賞守令，州縣多稱職。梁彥光、樊叔略、房恭懿等。減役，每歲十二番爲二十役。減調，二匹爲二丈。周末榷酒、鹽悉罷之，池井。求遺書。牛弘請。以斷獄猶多，命蘇威、牛弘除律千餘條。置義倉，長孫平請。輸籍法徧下諸州。高穎議。龐晃短高穎，帝禮之愈密。府藏充，減河北山_二東租。盧賁閉糴_三除名。本佐命臣。關中大旱，流涕不御酒肉。

者一期。又帥民就食洛陽。仁壽宮成，壯麗而怒。豆盧通貢綾之布焚之。死刑三奏。赦王伽所縱流囚，李參等用爲雍令。右節用、愛民事。從何妥議，樂用黃鍾一宮。萬寶常、祖孝孫定雅樂，並不用。聽民出家，營造經像。煩碎，臨朝至日仄。柳彧、楊尚希諫，不聽。明察臨下，左右有過，輒加重罪。以錢帛遺之，得犯立斬。牛弘等議明堂不決而罷。盜邊糧一升以上斬。晚節法峻，不復依律。詔諸司論屬官罪於律外，斟酌決杖。又以盜多一錢以上者棄市，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。信獨孤后及楊素言，廢太子勇，立晉王。廢學校。劉炫諫不聽。王通上《太平十二策》，不能用。晚年尤信佛道鬼神。信讒功臣，故舊無終始保全者。懲周室微弱，諸子分據大鎮，迭相猜忌，皆不以壽終。秦王俊以奢侈免官死，蜀王秀以巫蠱死，漢王諒以反死。帝疾，楊素輔太子爲變，令張衡侍疾，俄而上崩，中外頗異議。右帝失處。

高穎事主專。文帝得政，即願受驅馳。尉遲迥^三起兵，先進破之。獻取陳之策，陳人益弊。伐陳三軍咨稟。得君專，未得天下時帝已委心臂。破尉遲迥，委任益隆，前後短之者，帝皆疏黜之。諫晉王納張麗華，諫廢立，諫伐高麗。有文武大略，明達世務，推誠體國，進取忠良，以天下爲己任。執政二十年，朝野推服。削槁。楊素、賀若弼、韓禽等皆所薦，餘不勝紀。有功於隋最多。以諫廢太子勇，爲獨孤后所間，帝終不能全之。爲煬帝太常，諫收召周、齊樂工，見殺。

蘇威宇文護將妻以女，逃之，雖爲所逼，亦居山寺，諷讀爲娛。授官並不拜。高穎薦之隋文，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。然其後爲宇文化及光祿大夫，化及敗，歸越王侗^四。太宗平王世充，以老病坐閭闔求謁，太宗數之而不見，又求謁高祖，亦不納，廉恥掃地。與高穎同心輔政，天下稱平。然煬帝時與宇文述、裴矩、裴蘊、虞世基同掌朝政，時號五貴，卒爲其所陷除名。煩碎自是。加五教以煩碎之辭，百姓嗟怨，江南多叛。定律令格式，非簡久之法。凡公議，惡人異已。子夔論樂與何妥分黨，妥奏以朋黨，威坐免，連坐百餘家，此亦威之過。帝謂威非詐清，但狼戾不切，求名太甚。父綽，在魏作征稅法，

自謂如張弓，誰能弛者？威至是奏減賦役。因宮中銀幔鉤，盛陳節儉。帝將殺人，當前遮之。諫築長城。盜賊起，無敢言者，威因玄感言恐成厲階。又獨隱殿柱，言盜賊漸近，又乞赦羣盜討高麗。清儉、廉謹，皆好處。

楊素代蘇威與高穎掌朝政。識度不如穎，廉謹亦不如威，惟有戰伐之功。伐陳，引舟師趨三峽，巴陵以東無敢守者。江南羣盜所在平破。兩破突厥，漠南無虜庭。為煬帝平漢王諒。御軍甚嚴，然微功必錄，故士亦願從。為僕射時，營仁壽宮，穎言其侈麗。營獻皇后陵，詔書褒美。貴盛貪侈，近古未聞，時人鄙之。柳述、梁毗言之，漸見疏。煬帝得為太子，皆其力。文帝疾，為煬帝防擬。善屬文。好陵轍。謂周武帝：「臣但恐富貴來逼臣。」

賀若弼與韓擒虎皆平江南功臣。喜功名，量小，帝終始疑之。壽州刺史，帝疑與尉遲迥作亂召之，高穎薦平江南，忻然以為己任。伐陳，先襲南徐，恨不得叔寶。平陳後，撰《御授平陳七策》。貴盛。怨不得為相，忿高穎、楊素謂惟能啖飯。以怨望幾死。與突厥比射，殿前自明赤心。嘗謂楊素猛將非謀將，韓擒虎將非領將，史萬歲騎將非大將。意以大將自許，煬帝尤疏忌之，卒見殺。

韓擒虎《北史》作「韓禽虎」。守和州，屢挫陳人。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。伐陳為先鋒濟江，入朱雀門，擒叔寶，與若弼爭功上前。上指示突厥，突厥不敢仰視。將死，鄰母見迎王者，又或驚謁閭羅王。

史萬歲良將。高穎謂「古名良無以過」。不脩營伍，無警夜而虜不敢犯。應變無方。年十五從戰。命射羣鴈第三者。自請於竇榮定擊突厥，馳斬其所遣挑戰壯士。高智慧亂江南，深入千里，十旬轉鬪七百餘戰。破南寧夷，倒諸葛紀功碑，深入降之。突厥入寇，聞其為將引去。以取南寧時受賂事覺，除名。楊素害其功，死之日，天下冤之。

劉方亦良將。平李佛子有威惠。經略林邑，南過馬援銅柱八日，「至其國都」。

元胄周趙王招謀害帝，瞋目，叩刀入衛，急扶帝走，事類樊噲。坐事除名。煬帝殺之。

李德林幼聰敏，就宅觀者車馬月餘不絕。該博。孝。美容儀，善談吐。江總五謂「河朔之英」。舉秀才，擢甲科，與顏之推判文林館。周武平齊得之，詔誥及山東人物一以委之，謂之「天上人」。隋文受顧命，曰：「願以死奉公。」勸竟爲大丞相，假黃鉞。羽檄頓至，機速競發，禪代詔策、璽書皆其辭。諫滅宇文氏，由是品位不加。後以請買市店益疏，貶死。以江南抗衡，作《天命論》、《霸朝雜集》。

盧思道不解劉松所作碑銘，閉戶讀書，後松又不解思道所作。借魏收異書，才學兼著。文宣挽歌，惟思道之善者八首。《聽蟬鳴》一〇篇《庾信歎美》，《勞生論》指切當時。謂省大理而留太僕，爲重畜產賤刑名。言殿庭非杖罰之所，朝臣笞罪當贖。不持操行，恃才陵轢，宦塗淪滯。

昌衡與從弟思道齊名，獨不言功。按對周使。徐州有能名。牛觸死其所乘馬，不受牛主價值。吏部蘇威考之曰：「德爲人表，行爲士則。」

薛道衡與盧思道、李德林齊名。聘陳，答高妙，陳有「四必克」。以在吏部用人黨蘇威除名。晉王召之不從，晉王由是銜之。空齋作文，戶外有人便怒。久當樞要，才名益顯，爭相與交。襄州清簡，人懷其惠。上文帝頌，煬帝惡之。房彥謙三勸之絕賓客，道衡不以爲意，見殺。

李文博讀書至治亂得失，忠臣烈士，未嘗不反覆吟翫。吏部薛道衡令在帷中察已行事。守道居貧，衣食乏絕，清操邁厲。謂房玄三齡曰：「今治源混亂，雖日免十貪守，何益！」責虞世基子盛容飾二，曰：「賈誼當此四年議論何事？」秦孝王妃五生男，頒賜，「文博」曰：「賞罰爲功過設，王妃生男，於群官何事？」古人得失如指諸掌。無吏幹，爲縣丞得下考，數歲不調，惟道衡潛之。

段文振膽智。明達世務。攻二齊晉州先登。破突厥。從伐陳。破嘉州獠。請煬帝遣突厥出塞。

外。在鄴遇迴起兵，棄母、妻子而歸文帝。遺言遼東「之」役貴速。

元巖剛正。樂運與襯陳周宣帝八失，巖力救之，曰：「樂運不免，吾將與俱。」將誅烏丸軌，「巖」不肯署詔，脫巾頓顙。在隋面折庭爭，無所迴避。輔蜀王秀鎮蜀，法令明肅，王不敢爲非。

劉行本諫殿前答郎。爲左庶子，責唐令則與太子昵狎，責夏侯福戲笑，自謂「非殿下弄臣」。爲大興令，權貴憚其方直。

梁毗開皇初，置御史官，以鯁直拜治書侍御史。大興令無所迴避。西寧州蠻夷不相攻擊。奏楊素擅權，上大怒，又極言之，素自此恩寵漸衰。當時不畏素者，惟毗與柳彧、李綱。

柳彧當朝正色，百寮所憚。平齊後，留京者不預賞，彧奏行之。不許高穎子請戟。諫刺史用武將，劾唐君明母喪娶，諫親細務。立楊素於庭，詰其罪。請禁正月十五角抵^三。持節河北，免贓汙二百餘人，州縣肅然。楊素譖黜之。

長孫平請民間秋家出粟^二麥，儲之閭里，以備凶年，名曰義倉。或告邴紹誹謗，因諫絕此法。突厥相攻，持節宣諭。歷州所在稱善。相州有能名，正月望百姓衣畫^九鍬甲爲戲，上怒「而」免。

韋世康尉迴之亂，守絳，闔境清肅^四。不以得喪干懷，慨然有止足之志。恬素。吏部選用平允，請托不行。侍宴求退，以爲荊州總管，爲政簡靜，合境無訟。弟不仕，盡以父時田宅與之。

柳機周臣皆勸禪讓，機獨義形於色，無所陳請。寬簡有雅望，作牧俱稱寬惠。近侍無所損益。述子。尚主，怙寵驕豪。

饒^三之機從子。風神爽亮，進止可觀。讀祝文^三音韻清雅。善談謔。常接對梁、陳使者，前後奉使所得皆散之宗族。爲齊王長史不能正救。

昂機族兄。乞勸學行禮，自是州縣置博士習禮。

牛弘乞開獻書之路，言歷代書聚散。議明堂，議樂，論京房六十律不可行。正定新樂，請改期練之禮。吏部選舉，先德行而後文才。卑儉、寬厚、簡訥。終始信任，惟弘一人。煬帝引入，皇后對食。不答妻告叔殺牛。

蘇孝慈請給職田，免百僚置廨收息，與民爭利。

盧愷諫用染工王神歡，諫簡老牛享士。聘陳依本國禮，每有敷奏，侃然正色。

宇文弼吏部擢八縣令，皆稱職。進《伐齊策》。與陳將三戰三克。當官正色，百僚所憚。與高穎議煬帝好聲色，死。

令狐熙孝。滄州吏民恐其遷易。汴州令行禁止，上使相州取以爲法，考績爲天下最。鎮嶺南，開設學校，華夷感敬，稱爲大化。乞改嶺南同名州名。或譖受李佛子賂免。子德棻。

薛胄兗州旬日剖囚數百。察僞郡守之官者。堰淮、泗水西流，陂澤盡爲良田。上《封禪圖》。以納漢王將，除名。

裴政蕭督鎖送「政」荊州城下，使誘梁元帝，政許而告城中以援兵大至。在周與盧辯建六官，撰朝儀。司憲剖決如流，用法寬平。在隋與蘇威定律令。面折人短，而退無後言。諫太子寵雲定興。襄州令行禁止，稱神明。

李諤乞禁公卿死嫁賣妻妾。極論文體之弊，謂貴賤賢愚惟務吟詠。乞禁當官矜伐。蘇威欲罷臨道店舍，諤謂行旅之所，依令依舊。

劉昉小人。與鄭譯謀，引帝輔政。文帝心膂。劉昉牽前，鄭譯推後，恃此自驕。辭征尉迴，漸見疏，謀反誅。

鄭譯

柳裘

皇甫績外祖韋孝寬鞠養，幼自尅厲。

盧賁受禪清宮，請改周代旗幟。言「古樂」宮懸七八不同。數人同引文帝入總萬機，帝嘗謂微昉等我不至此，然此等皆反覆子也，實行詐顧命於我。

李穆周太祖芒山之敗墮馬，穆突圍入，授以從馬獲全。撫慰關中，所向克定。賜鐵券。奉十三環金帶於文帝，密表勸進。乞移都。拜太師，贊拜不名。象笏者百人，貴盛莫比。

渾許宇文述國賦之半得爲穆孫之嗣，既而不予，述因李氏當爲天子之讖搆之，族誅。

李圓通爲帝監廚，不許世子乳母干請，遂得托心腹。

梁睿使代王謙爲益州，王謙反，因討之，劍南遂平。威振西川，夷獠歸附。乞討南寧夷。薛道衡令其勸進。上平陳策，上鎮守突厥十策。求退，受金自污。

于〔三五〕義守武安專崇德教，不尚威刑。爭財相訟者自取家財與之，各懷愧恥，風教大治。鄭譯、劉昉譖之，高祖以有經略可討王謙，昉上之。

宣敏幼子。使蜀，乞分王戚屬。於是蜀王秀鎮蜀。

陰壽監韋孝寬討尉迴〔三六〕，三軍紀綱皆取決於壽。高寶寧連結契丹，討平之。骨儀清苦。時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濁貨，獨儀厲志守常，介然獨立。

竇榮定少與文帝相厚，娶帝姊。尉迴平後鎮洛州，突厥請盟。

豆盧勣刺渭州，鎮燒當羌，有惠政，華夷悅服，鳥鼠山湧泉。益州破王謙。

梁士彥晉州禦後齊，破尉迴，入鄴城，文帝忌之。怨望，謀反誅。

宇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。諫周武帝旋師，拔齊晉陽。擊鄴城觀戰者，遂大敗尉迴。有善事雖

非忻所建，亦相謂此必英公法。解兵法，有威名，與梁士彥謀逆誅。

虞慶則突厥將內附，爲使招之。帝以高穎^三平江南、慶則降突厥並稱。平嶺南李世賢，後誅。

趙叟孝。從宇文泰攻洛陽，留鎮撫。爲周克陳十九城。以習故事相隋，又尋作旨出。與斛斯徽不協，救其死而不言。刺冀州，有疾，民爭祈禱。置門尺，免奸詐。載蒿賜盜。

趙芬明習故事，所居之職皆有聲績，凡有疑議，輒爲評斷。度尉迴之謀。隋文甚親信。

楊尚希尉迴發喪，哭不哀，視不安，知其有他計，先逃之。州郡過多，請罷諸郡。諫親細務。

元褒泣諫諸兄別居。商人訟其受金縱賊，輒自誣服，曰：「恐累善良。」

高勵齊親王。剛直有才幹，斛律明月每征伐引爲副。宦官放縱，欲斬之。乞收五品以上家累置三臺，脅其死戰，不從，遂遁。爲周所獲，周亡入隋。絕子胥廟牛酒之祭。上取陳策。洮州豪猾屏跡，路不拾遺。

侯莫陳穎教豆盧勣撫慰稽胡，羣胡悅服。瀛州免官，百姓流涕。鎮邢州，山東第一。桂州大崇恩信，民夷悅服。嶺南、閩越不附，拜南海太守。

魏儼具《魏史》。

杜臺卿采《月令》爲《玉燭寶典》。患聾，請修國史。

崔仲方與高穎議正朔服色。上書論取陳之策。會州平諸羗。

于仲文九歲謂讀書忠孝而已。不從尉迴之誘，擒其將檀^三讓，盡平河南諸郡。獄中上書自陳。屯白狼，大破胡。以吏多奸，令勘錄省中事。征遼出樂浪道，宇文述先退，遂敗。

趙綽刑部稱職，爭重盜賊法，爭蕭摩訶子作亂從坐，爭辛亶衣緋褱賜死。上每謂「朕於卿無所[愛]惜，但卿骨相不當貴耳。」

賀婁子幹有邊功，再破突厥，再破吐谷渾。議西營田非便。守營州，鎮榆林寨，甚爲虜所憚。^{〔二五〕}杜彥繼子幹守靈州，胡馬不敢至塞。

柳莊啓後梁保境息民以觀變。蘇威稱其兼世務、學業。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，爲其所譖。

郎茂見文帝非周武作《象經》，因自結納。爲衛國令，辭訟不詣州省。蘇威責人間五品不遜，曰：「管內無五品之家。」又奏罷餘糧簿，乞没王事者子不退田，劾宇文愷、于仲文^{〔二六〕}。競河東銀窟。撰《州郡圖經》。無^{〔二七〕}諂之節，見帝忌刻竊^{〔二八〕}歎。

高構前後典選莫及。牛弘典選擢用，常問之。薛道衡爲文，必先呈草。舉房、杜等。

伊婁謙贊周武伐齊，因聘齊觀釁。澤州清約得人，攀戀數百里不絕。

龐晃帝令射雉爲富貴之驗。擊突厥。剛悍。

李安叔父璋與周趙王謀殺文帝，安告之。

觀德王雄^{〔二九〕}文帝族子。寬容下士，野朝傾矚。與高穎、虞慶則、蘇威^{〔三〇〕}並稱「四貴」，文帝惡其得衆，忌之。

達弟。平陳後差品天下牧，達爲第一。楊素言：「有君子之貌，兼君子之心，唯達。」

蔡王智積文帝族子。同州脩謹。在州未嘗遊戲，聽政之暇，端坐讀書，門無私謁。時延儒士，所設惟餅果，酒才三酌。女妓惟年節嘉慶，奏於太妃。答勸治產業者曰：「昔平原露朽才帛，苦其多也。吾幸無可露，「何更營乎？」」守弘農清靜，破玄感。

太子勇文帝長子。好學寬和。初爲太子，諫徙民實塞。因飾蜀^{〔三一〕}鐙，帝不悅。冬至百官朝之，恩寵始衰。煬帝因譖之，文獻皇后始爲奪宗之計。楊素復譖之，卒鍛成其獄，廢之。

秦孝王俊「文帝」第三子。好佛。伐陳山南道元帥，有令問。後漸奢，免官，妻妬毒之。

蜀王秀「文帝四子」。鎮蜀，有膽氣，煬帝忌之，令楊素譖廢之。

漢王諒「文帝五子」。并州總管，黃河以北皆隸之。見諸兄以讒廢，陰有異圖。帝崩徵之，遂反。裴文安勸直趨霸上，不從。楊素擊之，敗降。

煬帝

晉王廣。

營顯仁宮，發天下奇材異石實園苑，自長安至江都四十餘所，築西苑。緣渠作十六院，清夜遊曲。幸江都。挽船八萬人皆衣錦。括天下樂家子弟爲樂戶，築長城。發丁男百餘萬。造輿服，近世莫及。鶴自投擊。營汾陽宮。誅高潁、賀若弼等。巡河右，通西域，自京師入西北諸郡，轉輸塞外，西方先困。自江東幸涿郡，敕四方於前舡選補。詔討高麗，四方兵會於涿，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。議復伐，所在盜起。詔伐高麗，百道俱進，高麗乞降。帝在江都以禮餉豐薄除官，四方剝利以充貢獻。大業十三年，唐公起義，師於太原，入京師，以代王侑爲帝，遙尊帝爲太上皇。明年義甯二年。宇文化及犯宮闈，上崩於溫室。

恭帝

侑，煬帝長子元德太子之子。

義兵入長安立之，以唐公爲大丞相，封王。明年遜位。

楊素煬帝之立皆其力。詳見文帝。

張衡幼骨鯁「之」風。扣馬諫周武居憂出獵。太學爲同輩所推。煬帝奪宗之計多其所爲。帝幸其宅，留宴三日。驕貴。諫廣汾陽宮。出守榆林。帝幸汾陽，怒其不損瘦。其宅，留宴三日。驕貴。諫廣汾陽宮。出守榆林。帝幸汾陽，怒其不損瘦。

郭衍勸隋文殺周宗室禪代。晉王腹心，奪宗之謀欣然爲之。勸帝取樂，然有撫禦才。

王韶與元巖同以剛直稱。晉王鎮並，蜀王鎮益，妙選重望爲僚佐，故佐晉王鎮並。王甚憚之，每事諮詢，自鎖諫王穿池起山。克金陵，留鎮。求退。

榮毗楊素薦爲華州長史，繩素左右，無所寬貸。

許善心陳人聘隋，隋留之，至陳亡，始悲泣而臣之。言宇文述私役宿衛之罪。化及弑逆，獨不謁朝堂。「死」，其^{〔10〕}母不哭，曰：「能死國難，我有兒矣。」續父成《梁書》。《神雀頌》。

房彥謙孝。齊州主簿，州境肅然。齊主之奔，欲匡救不果，齊亡歸家。隋受禪，無仕心，韋藝強仕之，書諭賊，賊慚懼。勉高穎考課。長葛令稱慈父，爲天下長吏第一，去之日百姓號哭。薛道衡深交。責張衡不正救。棄官隱居。置司隸官，起彥謙爲之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，薦舉皆表式，彈射無怨言^{〔11〕}。隋政漸亂，靡不變節，獨直道守常，介然孤立。謂子玄齡曰：「人皆因祿富，我獨爲官貧。」所遺子孫，在清白「耳」。尺牘爲人所寶。

高構前後典選莫及。牛弘典選，擢用必詢。道衡作文必呈草。舉薦房、杜等。滑稽辨給。

衛玄資州山僚解兵，歸附者十餘萬，去之日攀戀數百里不絕。征遼，與代王侑留守，玄感圍東都，「衛」玄率步騎七萬援^{〔12〕}之，卒與宇文述破之。其後撫關中，不能救百姓，而貨賂公行。

楊汪少凶疏，善毆擊，長折節勤學。王達欲求良田，薦爲左丞，汪奏之。爲「大理」卿，一夜究二百餘囚，曲盡事情。「拜」祭酒，百僚就學，天下通儒皆萃焉。梁郡屢挫李密。爲王世充用，被誅。

宇文述從伐陳，平吳會，奪宗之計皆述教之。資金寶入京見楊約，通於楊素，謀廢立。因吐谷渾離散，逐之雪山，空其故地。與蘇威同參朝政。容止便僻，宿衛取則。有巧思。奇物異服，進獻宮掖。征高麗大敗，三十五萬五千人還者僅二千七百人。破斬楊玄感。子化及。

雲定興女爲太子勇妃，以奇巧媚「宇文」述。

虞世基初以雅淡文華著名，其後專事逢君貪黷。陳主校獵，作《講武賦》。備書養親。煬帝重其才，使典機密，與宇文述等號「五貴」。承旨爲勅，日且百紙，無所遺謬。帝鴈門被圍，乞重賞格及停征遼，既而不行，由是稱詐。見帝不可諫，由是唯務取容。謂鼠竊雖多不足慮。楊義臣破賊，乞散其兵。淫侈納賄。弟世南清貧，未嘗贍之。化及殺之。

裴蘊逢^{四三}君之惡。爲太常，益淫聲異技至三萬人。爲戶部，以貌閱人。無得免丁賦。承旨戮玄感之黨萬餘家。譖殺道衡，譖殺蘇威。亂作^{四四}被誅。

裴矩撰《西域圖記》，迎帝意。誘西域朝貢，勸大陳中國之盛，誇夷狄，帝謂大識朕心。以高麗遣使於突厥，始建征遼之策。議分始畢可汗之衆，召「解」鴈門之圍。召江都婦女配驍果，以安其心。迎拜化及。爲「竇」建德制朝儀。居常亦廉勤。

柳晉王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，晉爲冠。爲文必令潤色。帝爲文初效庾信，及見晉文，「文」體遂變。顧問應答如響。言雜俳諧，彌見親愛。帝退朝，常終日言宴諷誦，至與^{四五}同榻共席。

來護兒幼讀詩，擊鼓而慨然滅賊取功名。斬世父仇陶武子。大破高智慧於浙江，窮其餘黨，帝圖其像以進。瀛州善政，帝謂國步未康，卿爲名將，天下無事，又爲良二千石。從幸江都，賜牛酒，謁墓宴父老。征遼，斬高麗王弟建，乘勝追至平壤城下。再征遼，聞玄感反，因亟回師與宇文述斬平之。三征遼，高元請降，三次皆出海道。請幸江都。

周羅睺仕陳，從吳明徹伐齊，躍馬突進，莫不披靡，獨全衆而歸。豫章內史獄訟，廷決不關吏手。吳世興譖之，或勸其反，拒絕之。執筆製詩，還如上馬入陣，不在人後。陳亡，降隋。陳主卒，衰經送葬。平漢王諒餘黨，中流矢卒，以寇未平，柩不肯行。靈坐弓劍自動，是日絳州陷。

樊子蓋帝問其清，曰：「臣安敢清？止小心不敢納賄耳。」朝江都，賜米麥，使謁墓謁故老。征

遼，守東都禦玄感。平絳賊，盡焚村塢，百姓大駭，歸首者皆坑之。死見斷頭鬼前後重還。

楊義臣破突厥達頭「可汗」。破漢王諒，救李景。平向海公，破高士達，斬張金稱。帝惡其威名，召之，賊由是復盛。

麥鐵杖日行五百里。爲盜没官，執御傘。每夜至南徐州爲盜。多從楊素，每戰先登。征高麗，先登死之。子孟才，江都之難，慨然復讎，化及殺之。

沈光戲馬爲天下最。貧，俠。升十丈，竿透空而下，號「肉飛仙」。征遼，升十五丈，竿墜地，遇絙復上。帝遇害，與孟才、錢傑復讎，麾下數百人皆鬪死，無一降者。

萬俱羅言聲聞數百步，大呼陷陣，出入如飛。

周法尚敗陳將樊猛。平桂州盜。平遂州獠。帝幸榆林，請行宮爲方陣，四面外拒。

史祥伐陳，出九江道。帝東宮遺書，甚念之。破漢王諒於黎陽。

宇文愷有巧思，營仁壽宮、營東都皆極侈麗。北巡作千人大帳。觀風行殿推移如神，無非長君之惡。《明堂圖議》。

閻毗性巧。善書畫。曾修輦輅。論屬車大駕。遼東城下諭賊，弓弩亂發，辭氣自若。

何稠博識舊物，性巧。爲鹵簿儀仗。遼水造橋，二日而成。中夜作八里城，遲明而畢。

王劭博學。專以詭怪符讖阿媚。言河清。瑞石龜文。符命。《皇隋靈感志》。乞改漢王諒姓。

袁充亦劭之流。言隋日景長，言上命與陰陽，律呂合者六十條。萃天變上事，爲破突厥之祥。

楊玄感少時人謂其癡。郢州莫敢隱欺。征遼，督運黎陽，詐稱討來護兒，發兵反。至東都，宇文述等敗之。

誠節：

劉弘泉州禦高智慧，至剝樹皮爲食。

皇甫誕謀楊諒反，與豆盧毓閉城拒諒而死。

游元正色拒玄感。

馮慈明李密獲而誘之，答曰：「直道事人，有死而已。不義之言非所敢對。」賊帥翟讓謂之，勃然曰：「天子正使我^{〔五〕}除汝輩，不幸見獲，豈從汝活！」遂死。

張須陁賑飢先開倉而後上狀。破王薄，號名將，帝令人圖形。破裴長才，破秦君弘，破左孝友，與李密戰，死。

楊善會破斬張金稱。時山東能抗賊者唯善會，七百餘戰，未嘗敗負，罵竇建德死。

獨狐盛化及兵人，宿衛皆走，盛獨罵之而死。

堯君素守河東，不從屈突通之招。木鵝浮表達東都。唐使其妻至城下招之，射殺其妻。

張季珣父祥，楊諒兵燒城下，拜「西王母廟」乞，驟雨。季珣拒李密，力竭爲所得，不屈死。

孝義：

薛濟母老，賜輿服几杖，四時珍味。隆冬五百餘里跣護歸葬。不勝喪而死，帝遣文祭之。

王頌父僧^{〔五〕}辯，爲陳武帝所殺。伐陳請行，因發武帝冢而焚之。

循吏：

樊叔略相州政^{〔五〕}爲天下第一。司農種植，皆出人意表。朝廷疑滯，輒爲評理。無學術，與理暗合。豪侈，食必方丈。

趙軌拾桑椹^{〔五〕}還鄰家。父老酌水奉餞。壽州復芍陂。馬踐禾，酬禾主直。

辛公義與役病者自療之，遂變岷州之俗。獄事未終不還閤。魏德深貴鄉、館陶爭其爲令，所去悲哭，所至鼓舞。

酷吏：

庫狄士文居官清苦，子噉官餅杖之，僮隸無敢出門，親舊絕跡。賈鹽菜必於外境，升粟之贓無所貸，哭聲徧州境，聞而捕之，哭者彌甚。死，家無餘財，三子朝夕不繼，無納之者。

田式盛氣待下，堦登官北^{〔五四〕}樓，笞之，奸贓必置之死。

燕榮^{〔五五〕}流血盈前，飲噉自若。

趙仲卿 崔弘度 元弘嗣

王文同恒山誅豪滑，沙門爲佛會者皆斬之。帝怒，斬之，仇人噉其肉咸盡。

儒林：

元善使陳，使者拜。通博在何妥下，以醞藉、音韻清朗，爲人所歸。妥因講《春秋》難之。謂高穎可付社稷，後併得罪。

辛彥之掌周議制。沈重^{〔五六〕}與議，稱爲『金城湯池』，獨貢供祭物。

何妥折蘇威正讀《孝經》之說。上八事，與蘇威相詆。論樂與音。與蘇威子論樂，奏其朋黨。《刺史箴》指斥當世。

房暉遠牛弘稱爲《五經》庫。試經生四五百人，無敢飾非。

劉焯古今滯義，窮其祕奧。論難蜂起，皆不能屈。考石經磨滅。諸儒妬之，爲飛章所謗，除名。然不行束脩者不教。

劉炫與劉焯閉戶讀書，十年不出。左〔畫〕圓、右〔畫〕方、口誦、目數、耳聽、五事同舉。徧直三省，